

舞台藝術的光與熱

武生泰斗王金璐傳奇 (一)

● 李能宏

武生行當大有來頭

早期的京劇行當裡，沒有武生這一行，同光十三絕中有老生、小生、青衣、老旦、丑行，沒有武生和花臉，那個年代老生兼演武生，譚鑫培就演過武生黃天霸。十九世紀中葉，京劇劇目快速發展，分工漸細，才有武生及武旦等行當，武生又分長靠武生、文武生及短打武生等。

· 長靠武生代表：

俞菊笙（一八三八—一九一四年）

門生：俞振庭（菊笙子一八七九—一九

三九年）

楊小樓（一八七八—一九三八年）

尚和玉（一八七三—一九五九年）

· 文武生代表：

黃月山（一八五〇—一九〇〇年）

門生：李吉陽（一八七九—一九三八年）

馬德成（一八八二—一九五三年）

李桂春（一八八五—一九六二年）

· 短打武生代表：

李春來（一八五五—一九二四年）

蓋叫天（一八八八—一九七〇年）

張德俊（一八八八—一九八〇年）

高福安（不詳）。

出身貧寒抓蚰絕活

一九一九年隆冬，一個有藝術細胞的小生命，出生在北平東珠市口三里河一個家徒四壁的貧寒人家，取名王慶祿，父親在前門外同興堂飯莊當學徒，出師後，在住家附近為街坊四鄰辦紅白喜事做一些普通飯菜，收入菲薄，母親除操持家務外，替人家縫縫補補，賺點小錢貼補家用，王

慶祿上有姐姐、哥哥，他排行老三，他出生二年後，弟弟又出生了，俗話說：「窮人孩子多」這話一點也不錯，一家六口，生活益發困苦不堪。

王家一家六口住在靠山胡同一間小破屋裡，窮人住的鄰居也都是窮人，別看人窮，可是都有慈悲心腸，互相接濟，患難相助。慶祿小時候食量大，經常三尺腸子閑了二尺半，為求一碗賞飯，時常去有錢辦白事的人家手舉一根白紙粘成的「雪柳」；遇上喜事則穿上紅色號衣，跟在大紅綵轎後面沿街遊行。慶祿從小就活潑外向，他是胡同裡窮孩子中公認的首領，玩遊戲的冠軍，他另有一手抓蚰蚩的絕活，手法敏捷異常，出手必有斬獲，這是他童年時代僅有的一點樂趣，然而艱難的生活陰影，過早的壓在他稚嫩的心頭。

打魚殺家戲緣偶然

王慶祿八歲那年，父親闖關東去了，子女四人全靠乾爹接濟度日，慶祿的乾哥哥是前門外廣和樓的茶房，平常帶他到處看齣戲，從天橋到前門大小戲院都光顧過，慶祿生性好動，對武戲最感興趣，乾哥便在家裡窗台上搭了根竹竿，讓他在竿上攀越翻滾，一來一去的，還真有點樣兒，他本來就會翻跟斗、劈叉，這是他最早接受的京劇基本訓練，貧窮沒有淹沒他的聰慧，他對學戲特別有靈性，他的戲緣純屬一個偶然的機會。

王慶祿十一歲那年，開電料行的姑媽在家辦生日，乾媽帶慶祿去拜壽，也好讓平日少見葷腥的孩子吃頓魚肉飯，飯後大家有餘興節目，有人唱歌，有人唱戲，慶祿平常喜歡哼幾句京戲，他一高興跳上炕唱了幾句「打魚殺家」，「父女們打魚在河……」倒真像回事，正巧中華戲曲專科學校的教師胡玉生當時在場，見慶祿這孩子長相俊秀，高鼻梁、大眼睛、天庭飽滿、相貌堂堂，便隨口說了一句：「這孩子是個唱戲的胚子。」慶祿的表哥與胡玉生同住一院，正好借機求助，胡玉生就答應

讓慶祿到戲校考試。

考試那天，胡玉生把慶祿領到南城木

廠胡同中華戲曲專科學校，一位老師對他上下打量了一番，捏捏他的身子骨兒，用兩個拇指吊吊他的雙眉，還要他咦啊的喊了幾聲，初試就算通過。

正式考試，主考官是沈三玉，先問慶祿會不會唱戲，會唱什麼？他還是老一套會唱「打魚殺家」，他邊唱還比劃，一副認真的樣子，嗓門一節一節地向上拔，把沈三玉逗樂了，用手摸摸他的後腦勺，並跟胡玉生說：「這孩子後腦勺夠大的，勒上頭不容易搽。」然後「啪」的一聲拍了慶祿一巴掌，說了一聲：「行啦！」沈三玉這一聲「行啦」，注定了慶祿一生吃戲飯的命運。

中華戲曲專科學校是個新式的學堂，和科班不一樣，不寫關書，但是要繳十塊銀元的保證金，要兩家鋪保。姨父和表哥給找了鋪保，鄰居幫忙強湊了押金，報到的日子，親朋好友都來送行，大家一再叮嚀：「好好學戲，千萬別讓學校給轟出來，轟回家裡，飯都吃不飽。」這幾句感人肺腑的話，在他幼稚的心靈裡留下了深深的印記。

離開窮家走進學堂

中華戲曲專科學校，創辦於一九三〇年，是一所男女兼收的學校，董事長是「四大名旦」之一的程硯秋，校長是戲劇教育家焦菊隱。這所新式戲校與科班最大的不同是：一、舊式科班只收男生不收女生；戲校是男女兼收，二、科班只重技藝，不教普通學校一般課程；戲校除教授技藝外，也教國文、歷史、地理、英文、日文、算術等學科；學生畢業後，不但有技藝，而且還有學識，三、舊科班學徒們擁擠在一個大統炕上睡覺；戲校則是一人一床，並要整理內務，四、科班學徒一律穿長袍大褂；戲校學生男的穿中山裝，女生穿白上衣黑裙子，和普通學校學生穿著一樣。戲校按德、和、金、玉、永、昭、令、明八個字排班。可惜只辦到「永」字班就解散了，沒畢業的學生，都轉到富連成科班去繼續學藝。戲校學旦角的學生，如果是男性，取名也很秀氣，像宋德珠、曹和雯、王金玲、陳永玲等。學旦角的女生，名字都取「草字頭」的，如：李玉芝、趙金蓉、李玉茹、白玉薇等。在戲校學生中，李玉茹、李和曾、王金璐和陳永玲等都

是「科裡紅」。畢業後，只有他們四位「挑班」演出。

這所學校與舊科班最大的不同處，是該校學生並不全是窮家子弟，如李玉茹、白玉薇在家都是大小姐，陳永玲是闊少爺，他們都是因為熱愛京劇而學戲。

一九三一年春天，王慶祿到學校報到。他外面穿了一件新做的藍布大褂，裡面穿的小夾襖還是鄰居送的一件女襖，全憑那件新外衣把破爛內衣遮得嚴嚴實實，腳下穿了一雙舊布鞋，鞋襪倒很乾淨。看上去不像窮家的孩子，慶祿是表哥送他到學校去的，沈三玉老師向他表哥交代：「學校規定，一年回一次家，平時不准回去。」

慶祿在一旁聽了腦袋「嗡」的一聲，他從小沒離開家，家裡雖窮，一家大小左鄰右舍整天熱熱鬧鬧的，如今來到舉目無親的陌生地方，從此孤零零的那可怎麼辦？方才的高興勁兒霎那間不見蹤影，慶祿哭鬧著要回去，這時一位老師走過來，一把將慶祿抓過來，大聲喝令：「別哭了！」這一聲喝斥，慶祿一驚，心頭一慌，哪敢再哭。老師又發了第二聲喝道：「拿起行李走！」他這才老老實實地拿了行李跟老師走進院裡，原來那位老師是訓育主任丁

怡仲。慶祿走進一間大屋子是教功的教室，牆四周都是橫掛的杉蒿把桿，學生們一字排開，在那裡耗腿，聽老師吩咐，他的位置在角上，他乖乖的把腿放在杉蒿上。表哥已走了，一道道門橫在身後，想逃也逃不出去，好好地熬吧！

學校處處透著新鮮，好大的一個四合院子呀！男部和女部正對門，男女同班又同台學生都穿校服別提多精神了，更衣室裡一人一櫃，宿舍裡清潔又整齊。外出演戲，有大轎車接送，風光不小。訓育老師管學生管頭管腳，嚴格得出奇。慶祿初來乍到，對學校第一印象是美好的，學校伙食好，白麵饅頭，四菜一湯八人一桌，對慶祿來說，吃的比在家過年還好。

坐科練功苦如蹲獄

練功之苦令人咋舌。清晨五點，睡夢中即被喊醒，在教師的督領下，學生們打著燈籠排著隊到城根兒去喊嗓子，即使在大冬天，一個個也得從熱被窩中叫出來。隊伍開拔之時，街上寂靜無聲，家家關門閉戶尚在夢鄉，這批孩子卻天天趕一個五更。喊嗓回來便是練功，毯子功、把子功、腿功三管齊下。練功，都有看功老師拿

著鞭子鎮在一旁，誰也不敢偷懶怠工。有一門集體功——耗頂最讓人懼怕，大伙貼著牆腳蹲下，口令一下，全體頭朝下腳朝上一字排開，大清早肚裡空空如也，倒掛著身子，滋味好受不了，時間一長，眼花了，手軟了，呼吸也急促了，臉憋成紫色，涕淚迸流，一個倒下，接著倒下的就是一大串。學生們的「耗腿」則是必修課，先伸直一條腿，放在窗台上攔定，繃直的另一條腿必須按劈岔要求撕開，再以身壓腿，愈壓愈緊，如此耗上半個小時換腿重壓。耗腿拉鬆了韌帶，正好接練踢腿，走一步踢一下，左右腿輪著來，從院子東頭踢到院子西頭，約二十多步，來回來去的踢，足足好幾個往還，直把學生耗得精疲力盡。

為使學生長功成材，按梨園舊規，教師打罰學生天經地義，手底下從來不留情。學校章程明文規定不准打罰，但教師全是篤信「打戲」的老藝人，校方著眼於效果，自然睜一眼閉一眼馬馬虎虎裝糊塗。王慶祿的「淘氣」到哪兒也收不住，練功時難免多看周圍幾下「野眼」，於是得到的是劈頭蓋臉的板子。學校大院子四周是一圈新式教室，老師也有在廊子裡上課的

，有一天，王慶祿正對面的另一邊廊子裡，郭際湘老師正在教女生，他好奇的扭頭看了幾眼，走了神，還沒等他分辯，板子直向腦門飛來，打得他兩眼冒金星。老師喝令他轉過身來背對那一邊廊子，他乘老師不注意，抽空子轉過臉去又瞧了一眼，這下可慘了，板子竟把他的腦袋打了好幾下，幾乎打暈過去。這種日子太難熬了，時時擔驚受怕，鄰居大爺說過：「坐科好比蹲大獄」，不由得不信。

勤奮學習斬露頭角

戲校生活節奏沒有「慢長鍾」，祇有「急急風」，校方用心良苦，把學生作息時間安排得沒有一刻閒功夫。趕五更喊嗓，接著便是練功，下了課直奔飯廳，再上課就快九點了。上課時，先搬開課桌椅，只在兩頭排兩張桌子、一把椅子。老師居中坐定，沏上一壺茶，學生圍著站，桌上、一把厚戒尺，好比殺威棒，既用來拍板，又是學生人心中生畏的「刑具」。中午十二點方才下課，誰下午有戲，學校會用佈告牌通知，每天誰出場、演什麼戲，佈告牌上一目了然。那時戲校演的絕大多數是日戲，傍晚學生回校，晚飯一畢，除有

上（夜）戲的外，一律聽文化課。一天滿滿登登，不等全天「功課」結束，眼皮早已抬不起來。

中華戲校創辦不久，社會上時譽頗著，有人說是新式科班，有人說是皮黃學校，皆因其與傳統科班不盡相同，推出的是「一種嶄新的藝教模式」。它有別於舊式科班處甚多：男女合校是一大突破，「國內首創」的頭一份；開設了大量文化課，如國文、歷史、英文、法文、音樂、美術、習字、算術等，更有中國戲曲史、藝術概論、中外劇本分析、文藝理論等專業理論課程，這一先進的、科學的課程設置體系為舊時科班所未見；學校生活管理很有特色，尤其強調衛生面貌，每人一床被褥，被單全是白色的，折疊整齊，乾淨醒目，不似科班大伙擠在一個炕上滾，易染疾病；幕名前來參觀者還真不少；在戲校吃零食也是受管轄的，校外送來的食品一律由學校經手保存。男女學生一律穿校服，十分精神，男生冬天外出全是黑色中山裝加斗篷，夏天白色中山服、銅扣子加大沿帽，個個筆挺，不同於科班學員大多長袍帽頭，小少年紀老氣橫秋。女生穿月白色上衣，短髮黑裙，顯得十分淡雅秀美。學生上

戲園子，當時最大的科班富連成社尚且是以步代車，而戲校卻有一輛大轎車以車代步，由此成了人們一樁新鮮的話題。

先跑龍套再挑大樑

王慶祿進學校之初，學校學生不多，各人都用原名，以後學生多了，學校便定下了德、和、金、玉、永、昭、令、明八個字為學生取名排班，慶祿排在「和」字班，因王和祿三字不響亮，就改成王金祿。學戲之初，輪不上排行當，也輪不上到戲園子扮一個角色，學生一律先跑龍套當上下手、扮院子過道，來旗鑼傘報，到了「掃邊」已上了臺階，這樣一步一步的昇上去，金祿進校的第二年歸到老生陳少武老師處學老生，開蒙的第一齣戲是「渭水河」，王金祿喜武不喜文，愛看武生那邊練功，老師責備他學戲不專，挨了不少打，他此時心裡逐漸明白「戲」就是希望，學會演戲就有飯轍，唱好了能成家立業養家餬口，從此，他夢縈魂牽的全是戲，心裡踏實了，不再想家了。由被動的「要我練」變成主動的「我要練」，王金祿發韌開始了，烈日當空太陽像火盆似的，天空飄灑鵝毛大雪寒風刺骨，他一個勁地瘋練

，還真見效，戒尺和藤條在王金祿身上漸漸稀疏了，陳少武老師開始喜歡上他了。到戲校一年多，王金祿開始參加實習演出，派他二、三路老生的活兒，第一次登臺是宋德珠、傅德威兩位師兄的「青石山」中扮演關老爺，肅坐不動，悶頭唱噴噴，嗓子好韻味夠，第二齣上臺是演「定軍山」的劉備。「青石山」和「定軍山」這兩齣戲暗喻窮孩子將來有出息，因為關老爺是「驅邪大帝」，劉備是一戰成功，這暗喻還真有學問。

王金祿只居「綠葉」心有不甘，主角戲明裡沒份便偷著學，尤其是對武戲，他饑渴極了，老師苦口婆心的告訴學生扮龍套的要在臺上看主角的動作聽主角的唱腔，金祿早就注意了，明捋葉子，暗練私功，師友們竟不知道，果然不出三年，他演了「定軍山」的主角黃忠、「青石山」的關平。一九三二年五月十四日戲校在開明戲院演日場，第一齣戲是王金祿主演的「渭水河」周文王，雖平淡無奇，但並沒出差錯。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一日吉祥戲院日場，王金祿主演了「汜水關」他飾演楊滾。劇界文豪陳墨香看了他的戲，覺得他演得很好，看了他的名字，覺得不響亮，把

最後一個字改成「璐」，說也奇怪，自從改名後，王金璐真的一天比一天走紅了。

得拜馬師技藝精進

王金璐學戲進步很神速，凡教過他的老師，都對他的前景看好，報紙上曾有段評論：「王金璐良駒也，若經名師雕琢，日後必成大器」。果然，他的造化到了，焦校長決定打破科班陳規，把校門打開，讓高材生名門立雪求得深造。當時該校老生王和霖是老生臺柱，王金璐是靠把老生第一號，焦校長把「二王」推荐给馬連良收為弟子，馬先生既喜歡王和霖「小馬派」的馬腔馬調、馬形馬狀，又喜歡王金璐演戲的直呼直令入小顯大氣，二王馬門立雪。校長下了大本錢，一九三五年某日舉行拜師典禮，「二王」穿上了全新的袍子馬褂，換下了原先的中山裝和大氅帽，洋學生裝束，一下改成了傳統披掛，這是出於對名家尊重的禮儀，校方在王府井大街長安飯店舉辦了隆重的拜師儀式，一切開銷全由校方負擔，許多名人都應邀參加了這場盛大的拜師禮。「二王」得到馬連良親授的「清官冊」、「四進士」、「甘露寺」、「群英會」、「借東風」等馬派戲

，王金璐學馬派藝術很虔誠，他腦袋裡裝的仍是揮之不去的楊小樓。後來王金璐的楊派武生戲顯山露水，其為馬派嫡傳弟子反而少有人知了。

咬牙學戲武生功夫

機緣到來，造化如何全憑自己把握，王金璐學武生起步比別人晚，他學戲專心，又自強不息的「山後練鞭」。進步比別人都快，焦校長就讓他與齊和昌、林金培等一起向諸連順老師學「叭蜡廟」，他幾乎天天都在咬牙中渡過，毯子功外，刀、槍、劍、戟、棍、棒、拳、腿，幾乎沒有不練的，而且練得有聲有色。另一位武生老師曹璽彥見金璐是個可造之材，便主動教他「兩將軍」和「平貴別窯」。老師課堂進度開得再快，他學來仍覺饑而不飽，一九三五年春某日，戲校日戲貼出了王金璐和蕭德寅的「兩將軍」，這是他第一次演武生主角戲，到了吉祥戲院，曹先生要王、蕭兩人立下軍令狀，演砸了打二十板子，演好了賞二十個包子。仗著平常學得磁實，在臺上馬戰、步戰，全數放開，打得十分火熾精彩，臺下老觀眾看慣了王金璐的老生戲，他一下變了行當演起武生馬

超來，大家都以熱烈的掌聲鼓勵他，他十分高興，二十只包子的獎勵使他更感興奮。

某日吉祥戲院貼出「戰宛城」的海報，演張繡的傅德威拉肚子告了假，老師出於無奈臨時招賢，誰能演張繡？好久沒人應聲。一個瘦小的孩子挺身而出，老師一

瞧是王金璐頓感驚異，急忙問道：「你有這齣戲嗎？」王金璐回答得十分乾脆：「有。」老師仍然懷疑，接著說：「你走給我瞧瞧。」王金璐走了第一場又走第二場，沈三玉老師看他真會，這才相信，白天

沒響排，晚上直接上戲，圓滿地演了下來，全按丁永利的要求。原來是跑龍套的，這下鯉魚跳龍門，成了第一張繡，以後演「戰宛城」，傅德威改飾典韋，原扮典韋

的洪德佑改演許褚。同學們議論紛紛，如今方知王金璐含而大露有心胸。他平日不見練，臺上張繡真帥，靠把老生是王的強項，官衣戲又是本工，那幾場「會陣」，

觀操「刺繡」，比傅德威還好。沒過多久，王金璐又二次請纓，武生陸德忠是棵好苗子，卻一直鬧退學，戲校貼出「安天會」，陸的孫悟空，排戲時找不到陸德忠，

學校犯難了，哪兒去找現成的齊天大聖呢？救場關頭，王金璐再次挺身應卯，「我

來」，老師這回不再懷疑了，上「安天會」當天，丁永利例行加工一番，「安天會」再次成功。接著又演了「龍門陣」，王金璐三次自告奮勇，丁永利從頭到腳反復掃視好幾遍，點點頭：「好」。

丁永利開始看重十五歲的王金璐，不久「林冲夜奔」要做教學匯報了，實習主任對一批小林冲宣布：「誰練好了，誰先演！」丁永利採取「大撥轟」的辦法：「好！讓他們一個一個練，單來。」這齣戲原本沒有王金璐的份兒，作為旁聽生，他

只能排在最後一個上，眾人俱已輪完了，丁永利臉上並無表情，輪到王金璐了，他身上一如丁永利平時所教，勁兒、尺寸大致不差，口會鑼鼓經的丁永利，面露驚異

之色，接著往下看，「數盡更籌，聽殘銀漏……」嘴裡曲子，腳下步子皆合軌合轍，還真帶幾分楊派的味兒，丁永利平時不輕易誇人，這時連連點頭，喊出一聲「好

！來，頭場未完，丁永利一拍大腿站起來說：「行了，打住。」沈三玉急問：「誰上？」丁永利用手一指王金璐：「就是他

。」往後這齣戲，就是他的了，別人閃開了（拿高登的戲詞）。王金璐得到丁永利垂青，終如願以償歸入了武生組的行列。

名師教導後來居上

就在這一年，「中華」百花園中奇葩異卉爭芳鬥妍，紅得最早的趙金蓉盛世已過，侯玉蘭、王和霖、宋德珠、傅德威、關德威等個個綻蕾吐艷，其中尤以侯玉蘭為最，李玉茹正在底層「苦熬」，獨有王金璐正以一種特殊的方式顯山露水，大步走進「科裡紅」的行列之中，陸德忠、傅德威已不再占有武生一、二把交椅。一齣

「挑華車」王金璐與傅德威開始雙演高寵。與陸德忠合作戲也漸佔上風，「落馬湖」中王、陸雙演黃天霸。另一齣由王金璐、陸德忠、袁金凱、齊和昌、蕭德寅等合演的「洗浮山」，王金璐飾演第一主角賀天保，很明顯，後來居上並取而代之的態勢業已出現。

正在王金璐蒸蒸日上的那年，焦校長突然辭去了校長職務，接任的是金仲蓀先生，金校長大有來頭，曾響應孫中山號召出席過非常國會，又參加過參議院工作，因目睹國事日非忿而辭職，改號「悔廬」，野鶴閑雲，縱情詩酒，流連戲院，與名士羅瘦公甚是相投。羅為程硯秋之恩人，臨終時，慮及程年紀尚輕，遂重托金仲蓀主持戲校，金臨危受命除了主持校務外，

還開始了他的劇作春秋，接連為程硯秋寫了「碧玉簪」、「梅妃」、「文姬歸漢」、「春閨夢」、「荒山淚」等精彩劇本。焦校長的辭職，使王金璐心生憂慮，新校長到任不久，就很快注意上了王金璐，看他的老生戲，臺上一戳一站，很有大角臺風，看他的武戲，竟有楊小樓、黃月山兩大流派的風格，他學戲之快屬全校之最，乃戲校日後之麒麟也。幸福之神開始向王金璐招手了，武生教師丁永利家學淵博，其父丁俊早先是內廷供奉以教戲為生，執教的全是小榮椿、福春班、鳴盛和、喜連成等大牌科班，丁永利是丁家長子，少時隨父學戲，專習武戲，年輕時自度非舞臺良駒之材，把心思投入研究，琢磨各大武生表演特點和藝術風格，久而久之，功力豐富，就致力於教戲了，他出任過楊小樓班社裡的武行頭，更奇特的是他的記憶力、鑑別力、分析力、模仿力樣樣俱佳，那非凡的記憶力，令人嘆為觀止，他繼承父業克紹箕裘，可謂青出於藍勝於藍，在他手裡，大批第三、第四代武生人才脫穎而出。金校長特別叮嚀丁永利好好教導王金璐。丁永利十分鍾愛王金璐，常帶他去看楊小樓的戲，「千學不如一看」，學校花

錢買票請丁永利帶他去看戲，由此可見多麼重視王金璐。丁永利常說：「會看戲才會演戲，戲看多了懂多了才能分出良莠，就有鑑別能力，才能懂戲理，才能有進步。」看完戲的次日，丁永利總要提問題，順便提綱挈領的說上幾句節骨眼上的話，讓王金璐一個人去消化、去琢磨、去操練。老師畫龍點睛的幾句話常使他苦思冥想之中，老師說的全是楊派心譜和至奧至深的竅要，聯想到楊老板在臺上的一比劃、一動彈，處處熟悉而不陌生，和丁永利平常所教的一模一樣，即使是細微末節也不走樣，他益發覺得丁永利神了。

開拓戲路全憑本事

在戲校眾多名師中，丁永利有特殊的地位，當時梨園界有一條約定俗成的規矩，要想得楊派實授，打楊派旗號，非在丁永利處鍍金不可，不然，登不上大雅之堂，行內也不認。丁永利早感到他的薪金和執教水平不相符，他玩意道地眾人皆知，脾氣有點古怪，一不如意就辭職不幹。事實證明少了他就不轉，所以他辭一次班就漲一次薪水，他的薪水是全校教師之冠。他有真本事，連楊少樓的外甥劉宗揚學

楊派武生，就是找丁永利教的。有一次丁永利辭職，校方把傍楊小樓的遲月亭請來教武生戲，遲月亭演戲很行，教戲卻不行，結果還是得畢恭畢敬的請回丁永利。王金璐何其幸運，戲校兩任校長都器重他，讓他拜馬連良為師，又把他歸到武生組歸丁永利教。他們師生情同父子，丁永利對他照顧無微不至，該打的時候決不寬恕，該疼的時候，真疼，丁永利教王金璐以楊派為主，實際上採取楊、黃雙管齊下的路子，他鑒於王金璐有上好的老生底子，又有一條高亢脆亮的好嗓子，一點就通的悟性，學黃派應屬理想之材，丁永利教了他黃派名劇「銅網陣」、「龍門陣」、「刺巴杰」、「翠屏山」等，以後又排了「九江口」、「槍挑小梁王」。金校長對丁永利這樣用心培植王金璐非常感激，這是王金璐刻苦努力，勤苦學戲感動了金校長。王金璐的學戲速度很快，老師規定他半個月學會一齣，他自己則要求一星期學一齣，丁永利暗暗喝彩：「好小子，有心胸、有志氣，我一定成全你。」王金璐想學老爺戲，丁永利教了他一齣「白馬坡」效果很好。學校為了開拓戲路，請了關戲名師李洪春到校教戲。（未完待續）